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四十五回 華雲龍氣走西川 鎮八方義結英雄

話說知縣看罷和尚寫的單子，這纔問湯二：“你說包袱是你的，你說裏面都是甚麼東西？你要說對了，把包袱給你；你若說不對，我要辦你圖財害命。”湯二說：“我那包袱裏有碎花水紅綾兩匹，松江白布兩匹，有錢兩吊，使紅頭繩串著，裏面還有紅綾一塊，有舊頭巾一頂，舊褲褂一身，舊鞋一雙，有紋銀二百兩，餘者並無他物。”老爺一聽，說：“和尚，你寫的跟他說的一樣，叫本縣把包袱斷給誰？”和尚說：“老爺問的還不明白，老爺問他銀子多少件？”湯二說：“我那銀子就知是二百兩，不知多少件？”老爺勃然大怒，說：“你的銀子，你為何不知道件數？打開包袱一看！”立時把包袱打開，一點，別的東西都對，銀子果然是三十七件。老爺說：“湯二，我看你這東西，必是久慣為賊。你把這和尚的香火道殺了，死屍放在何處？”湯二說：“小的實實不是圖財害命，這個包袱有人給我的。老爺如不信，把給我包袱的人，傳來一問便知。”老爺說：“甚麼人給你的包袱？”湯二說：“是本縣的孝廉李文芳，他是我的主人，他給我的，我並未圖財害命。”老爺就問手下書吏人等，本縣有幾個孝廉李文芳？書吏回稟，就是一個孝廉李文芳，老爺吩咐傳李文芳上堂質對。李文芳正在書房坐著生氣，眾書吏都跟他認識，正在勸解他。外面差人進來說：“請李老爺過堂。”李文芳問：“甚麼事又叫我過堂？”差人說：“人命重案。”李文芳到堂上一看，湯二正在那裏跪定，旁邊站著一個窮和尚，也不知是所因何故。湯二說：“員外，你給我這個包袱，他訛我，說我圖財害命。”濟公在旁邊說：“你拉出你窩主也不怕，咱們看看誰行誰不行。”知縣那裏問道：“李文芳，你可認識他嗎？”李文芳一聽：“這件事，甚不好辦，我別和他受這牽連官司。”遂說：“回稟老父台，孝廉不認識他，包袱不是我給的。”

知縣勃然大怒，說：“好大膽鼠輩！我不動刑，你也不肯直說來，看夾棍伺候！”三班人役，立刻喊堂威，吩咐人來，把夾棍一放，嚇的湯二顏色改變，說：“老爺不必動刑，我還有下情告稟，我和李文芳還有案哪！”老爺吩咐：“招來！”湯二說：“小人原籍四川，自幼在李宅伺候我家二員外，書房伴讀，指望我家二員外成名上達，我等也可以發財。不想，我家二員外一病身亡，我一煩悶，終日飲酒取樂，醒而復醉。這天我家大員外李文芳把我用酒灌醉，問：‘你願意發財不願意？’小人說：‘人不為利，誰肯早起哪！’我說願。他說：‘你要能赤身藏在你二主母院中，等我生日那天，我叫使人叫門，你從裏面出來，我給你二百兩銀子。’小人一時被財所迷，就應允了。昨天是我暗中藏在二主母院中，候至天晚，我溜進房中，在床底下把衣服全脫了，放在床上。我看見二主母抱著小孩睡熟，我自己出去一聽，祇聽外面叫門，我往外一跑，被我家員外同趙海明看見，也沒抓住我，我躲在花園書房之內。候至天明，我纔知道把二主母休了，小孩子留下，要辭奶娘，奶娘祇哭不走。我家大員外要謀奪家產，給了我二百兩銀子，連綾子帶布，下餘還等轉過年再來給我。我打算要回家，不想遇見這麼一個要命鬼和尚，他說我圖財害命，我並未作那樣之事。這是已往之事，小人並無謊言。”

知縣一聽，方纔明白此事，旁邊招房先生寫著供，心中暗罵：“好一個李文芳，混帳東西！還是個孝廉，做出這樣傷天害理之事！”招房先生寫完了供，知縣吩咐把趙氏、李氏及趙海明帶上堂來，叫招房先生一唸湯二這篇供，趙海明一聽，這纔明白自己的女兒是貞節烈女，自己頗覺後悔，幾乎叫我逼死，心中甚是可慘，這纔給老爺叩頭，求老爺作主。

知縣勃然大怒，說：“李文芳，你既是孝廉，就應當奉公守分，竟做出這樣傷天害理之事！為子不孝，為臣定然不忠；弟兄不義，交友必然不信。你兄弟既死，你應該憐恤孀婦，也是你李氏門中的德行。趙氏苦守貞節，你反施這樣虎狼之心，設這等奸險之計，你就死在地府陰曹，怎麼對得起你兄弟李文元的鬼魂？你知法犯法，本縣要重重辦你，你是認打認罰？”嚇的李文芳戰戰兢兢，自己覺著臉上無光，心中慚愧，無話可答，求老父台開恩，請示：“認打怎麼樣？認罰怎麼樣？”老爺說：“認打，我行文上憲，革去你的孝廉，本縣還要重辦你。你要認罰，本縣待你恩典，你快把你家中所有的產業，歸趙氏經營。他母子如有外錯，你給我立一張甘結存案，那時有外錯，我拿你治罪。我罰你五萬銀，給趙氏請旌表，立牌坊，你還得叫本處的紳士公用轎，把你弟婦迎接回去。如不遵行，本縣我仍然重辦你。”李文芳說：“那是老父台的公斷，舉人情願認罰。遵老爺堂諭辦理。”老爺說：“雖然如是，本縣我還要責罰你，恐你惡習不改。來！傳吏房書，給我責他一百戒尺！”吏房立刻上來。李文芳本是本處的紳士，苦苦的哀求，老爺說：“我不叫皂隸打你，就是便宜。”吏房過來，打了一百戒尺，打的李文芳苦苦求饒。

老爺吩咐帶趙海明，老爺說：“趙海明，你見事不明，幾乎把貞節婦逼死，你認打認罰？”趙海明叩頭說：“我認打如何？認罰如何？”老爺說：“認打，我把你員外革去，打二百軍棍；認罰，罰你三千銀，當堂交來，並非本縣要，給你女兒蓋一座節烈祠，留芳千古。”趙海明說：“那是老爺的恩典，我出六千銀也願意。”

老爺又叫把李氏帶上來，老爺說：“李氏，你要好生伏侍你二主母，你雖然是不指著當奶娘，既出來就得實心任事。你二主母有體恤你之心，你也該盡心，再說把孩子奶大，你也有名有利。”李氏說：“謹遵老爺之諭。”

柳知縣說：“湯二，你這廝狼心狗肺，你二主人在日，待你如何？”湯二說：“二員外在日，待我甚厚。”老爺說：“既是二員外待你甚厚，他死了，你就該在你二主母跟前盡心，你反生出謀奪家產、合謀勾串、陷害貞節烈婦。來人，把他拉下去，重責八十大板，用二十五斤的枷，在本處示眾三個月，遞解原籍，交本地方官嚴加管束。”眾人具結，李文芳約請紳士迎接趙氏回家，與末郎兒團圓，這且不表。

眾人下了堂，老爺倒為了難，心說：“這個和尚怎麼辦？要沒有和尚，我這案斷不完，要說多虧他，他又說香火道圖財害命，我哪裏給他找兇手去？”老爺心中想：“我威嚇他幾句，說他誣告不實，打他幾下，胡亂把他轟下去就完了。”老爺剛想到這裏，還沒說話。和尚說：“老爺你這倒為了難了，要沒我和尚，這個案辦不完，要說多虧我和尚，你又得給我辦圖財害命，莫如威嚇我幾句，打我幾下，糊裏糊塗把我逐出去。”老爺說：“和尚你猜著了，來，拉下去給我打！”官人過來就拉，說：“和尚，你躺下！”和尚說：“舖上被了麼？”官人說：“沒有那些說。”和尚就嚷：“我要捱打了！我要捱打了！”連嚷了兩聲，就聽外面有人嚷：“大老爺千萬別打我們那位和尚。”

由外面進來一人，背著包袱，跪到公堂。老爺一看，是個長隨的打扮，說：“你叫甚麼名字？”這人說：“我叫趙福，我是火工道，我和和尚走在半路，我要出恭，出完了恭，沒追上和尚。我一打聽，聽說和尚打了官司。”和尚說：“老爺，這是我的火工道，老爺打開包袱看，如裏面東西不對，這算我和尚誣告不實。”老爺打開包袱一看，果然跟湯二的包袱一樣，連銀子件數都對。老爺一想：“這可怪！”看趙福不像火工道的人，老爺說：“趙福，你不像火工道，你說實話，那和尚是哪廟的？”趙福把濟公的根本源流，如長如短一說，怎麼被趙太守所請來到昆山。知縣一聽，趕緊離了座位，恭恭敬敬過來行禮，說：“聖僧，原來是秦丞相的替僧濟公，弟子實在不知，多有得罪！若非是你老人家前來，弟子這案焉能斷的清？來，把這包袱賞給聖僧跟人罷！”和尚說：“謝謝！”當時告辭，把兩個包袱賞給趙福、趙祿，每人一個。

一同來到二員外家中，掏出一塊藥來，和尚給老太太洗眼，就透清爽，一連三天，就透了三光。趙鳳鳴先叫兩個家人回臨安，留濟公住著，給老太太治眼。老太太眼也好了，濟公在這裏住了三個月，終日跟趙鳳鳴講文理。

這天，忽然家人進來回稟說：“現有臨安來了兩位班頭，請濟公有緊要大事。”和尚按靈光一算，就知臨安出了塌天大禍。不知所因何故，請看下回分解。

